

百宋樓藏書志

歸宋樓藏書志卷三十九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儒家類一

纂圖互註荀子二十卷

元刊本

唐大理評事楊倬註

楊倬序

元和十三年

孔叢子三卷

明刊本

漢孔鮒撰

李濂序

新書十卷

明正德刊本

漢長沙太傅賈誼撰

長沙故楚地前代人物不乏有而顯然各載史氏者獨屈原以忠憤賈誼以遷徙見之文詞磊落相望今離騷經潭已板行而誼書獨無傳焉誠墜典也提學漕使給事程公先生暫攝潭事乃取積中所藏誼新書十篇俾刻之學宮价既承命竊攷誼所著過秦論所陳治安策雖繁簡與是書不同要皆椎輪於斯也蓋誼自長沙召對宣室文帝嘉之已乃數上疏奏論政事危言

讜議卓詭切至若衆建諸侯益廣梁地養大臣
有節崇廉耻之風後皆遵至有效一一如誼所
言則誼之謀謨論建誠有大過人者劉向謂爲
通達國體伊管未能過其亦美矣然討其源流
率多新書所草定是新書之作乃傅長沙時所
爲也然則長沙以是書行其不宜乎蓋非特足
以脩墜典之闕抑亦有補于世可見先生之用
意云顧還方無他善本可參校字多訛舛姑存
之以俟是正清熙辛丑日南至門生從事郎充

潭州州學教授南昌胡价謹題

黃寶序

正德九年

楊節跋

正德乙亥

案黃寶序稱陸公得舊版補刊或者疑舊版卽陳給事滄熙中所刊但書中宋諱皆不缺筆必非宋版可知觀其字體當是元末明初本耳吉府重刊本行款悉同惟冊首蓋吉府圖書朱文方印後楊節跋查陸氏修于正德九年吉府本據楊跋重刊于正德十年相距甚近疑陸宗相所修之版後歸吉府改頭換面掩爲重刻耳明人往往有此不足怪也陸本皆明朗吉府本則

卷大多模糊處第三葉十一十二十三行陸本
有空白處吉本則否挖補痕跡顯然尤爲陸本
卽吉本之明証

新雕賈誼新書十卷

吳元恭校宋本

梁太傅賈誼撰

案目錄有建甯府陳八郎書鋪印一行

壬辰十一月吳元恭校于太素館

新序十卷

明覆宋本

漢劉向撰

曾鞏序

劉向說苑二十卷

元刊本

漢劉向撰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說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誣校讐其事類衆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謬亂難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復重者其餘者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爲百家後人以類相從一一條別篇目更以造新事十萬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臣向昧死

曾鞏序

纂圖互註楊子法言十卷

元刊本

漢楊雄

晉李軌唐柳宗元註聖宋宋咸吳祕

司馬光重添註

進表曰臣咸言臣聞魯堂諸子皆宗聖以宣猷
漢室羣儒多註書而顯氏矧適會昌之旦敢忘
釋詁之勤 塵典學之明庶補傳疑之闕臣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臣竊以前聖既沒微言卽淪
並行者非先生之流橫議者皆處士之輩儒綱
盡弛民極都勢惟鄰國而軻蘭陵荀況下及劉
世復生楊雄咸能著書更相樹道闢王基於絕

代振天爵於羣倫若趙岐之釋孟篇如楊倞之箋荀旨大決宦奧靡畱洞疑惟彼法言準夫論語文高而絕義祕而淵雖李郁亭解之於前柳宗元裁之於後然多疏略猶或誤遺凡坦然易別之條則五行俱下而詮釋泊卓爾難明之意則一辭不措而缺亡遂使十三篇之旨趣未融數百年之獨說猶昧唐陸德明云註旣釋經經由註顯若讀註不曉則經義難明誠此之謂也臣爰自效官未嘗廢學因念子雲之業蓋紹仲尼之綱比緣從政之餘輒忝討論之究增加剖

理庶所詳明然聖人之門誠難言而是戒况愚夫之慮或有得而可收恭惟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道冠先天業恢長世若唐虞之稽古監商周而右文雖祕藏之多俾加於采正在小說之異罔勿於棄遺臣是敢前冒邦刑仰于天聽終篇稱善儻垂衡之觀以文化成願廣鴻都之教臣所重廣註楊子法言一十卷謹繕寫成三策隨表昧死詣東上閤門投進以聞臣驥犯宸嚴無任鳴跽屏營激切之至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景祐四年十

月十六日給事郎守祕書著作佐郎宋咸表

韓文公稱荀子以爲在軻雄之間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三子皆大賢祖六藝而師孔子孟子好詩書荀子好禮揚子好易古今之人其所宗仰如光之愚固不敢議其等差然揚子之生最後監於二子而折衷於聖人潛心以求道之極致至于白首然後著書故其所得爲多後之立言者莫能加也雖未能無小疵然其所潛最深矣恐文公所云亦未可以爲定論也孟子之文直而顯荀子之文富而麗

揚子之文簡而奧唯其簡而奧也故難知學者
多以爲諸子而忽之晉祠部郎中李軌始爲之
註唐柳州刺史柳宗元頗補其缺景祐四年詔
國子監校揚子法言嘉祐二年七月始校畢上
之又詔直祕閣呂夏卿校定治平元年上又詔
內外制看詳二年上之然後命國子監鑄版印
行故著作佐郎宋咸司封員外郎吳祕皆嘗註
法言光少好此書研精竭慮歷年已多今老矣
計智識所及無以復進竊不自揆輒采諸家所
長附以己意名曰集註凡觀書者當先正其文

辨其音 後可以求其義故相宋公庠家有李

祠部註本及音義最爲精詳音義多引天復本

未知天復何謂也諸公校法言者皆據以爲正

宋著作吳司封 據李本而其文多異同音義

皆非之以爲俗本 獨以國子監所行者爲李

本宋著作吳司封本各以其姓別之或叅以漢

書從其通者以爲定本先審其音乃解其義然

此特愚心所安未必皆是冀來者擇焉元豐四

年十一月己丑涑水司馬光序

大儀之體渾淪無窮者也非夫周服諸家之論

則度舍之紀茲或問焉欲明緯象不可得也羣
經之文支離寡要者也非夫孔傳衆氏之解則
章趣之會無乃隱焉欲辨綱常不可得也故先
儒於聖人之書所以亶亶而爲己任者蓋此爾
惟西京博士毛萇傳詩頗號太略鄭康成大懼
夫泯之弗行思覺於後故增之箋言而三百靡
如也自鳳德云衰諸子繼作亞聖之譏獨揚孟
而已七篇有趙臺卿爲之題頗詳真經有范叔
明爲之解甚悉惟法言者蓋時有請問子雲用
聖人之法以應答之也凡有十三篇東晉李軌

雖爲之註然愈略於毛公之爲唐柳宗元刪定
雖釋二三而不能盡補其亡誤故中有義易决
者反疏之理尙祕者則虛焉缺文者弗能正譌
字者乃無辨至於言不詰而事不屬議失旨而
舉失類已付其手是使楊氏之意尙有所晦學
子不能無允豫也故康成之志咸敢竊而取焉
凡裨其缺糾其失五百餘條且署咸曰以別舊
貫觀夫詩書小序並冠諸篇之前蓋所以見作
者之意也法言每篇之序皆子雲親旨反列於
卷末甚非聖賢之法今升之於章首取合經義

第次之由隨篇具析其有艱字音切來理盡講
于後仍條其舊以爲十卷雖不能廣翼賢業庶
允巾笥爲詒謀之具云景祐三年二月日著作
佐郎知尤溪縣事宋咸序

本宅今將監本四子纂圖互註附入重言重意
精加校正茲無訛謬磨作大字刊行務令學者
得以叅考互相發明誠爲益之大也建安缺

潛夫論十卷

明正德刊本

國王符

徐幹中論二卷

明刊本

漢徐幹

自序

曾鞏序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清明日假朱丞本校于博古堂石邦哲識

中論二卷漢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北海徐幹偉長讓有序而無名氏幹鄴下七子之一人也建安之間疾辭人美麗之文不能數散道教故著中論辭義典雅當世嘉之按唐志六卷今本二卷二十篇宋文理正山陰石邦哲

手校題識邦哲字熙明再世藏書至治二年得
之錢塘仇遠氏明年夏五月己酉平原陸友友
仁父記

都穆序

弘治壬戌

徐幹中論二卷

舊抄本

莫徐幹撰

自序

曾鞏序

申鑑一卷

明萬曆刊本

何義門舊藏並校

漢荀悅著

荀悅書五卷觀其言蓋有志於經世者其自著
漢紀嘗載其略而范曄東漢書亦摘其篇首數
百言見之悅傳今漢紀會稽郡已版行而此書
則世罕見全本余家有之因刻真江西漕臺但
簡編脫繆字畫差舛者不一不敢以意增損疑
則闕之以俟知者淳熙九年冬十月己亥錫山
尤表

李濂序 正德十三年

何氏手跋曰仲豫之文疑法言而爲也其謂匹
夫匹婦處賦畝之間必禮樂存焉雖聖門亦必

取諸紀瞻議

文中子中說十卷 元刊本

隋書通鑑 宋阮逸註 前有文中子纂事

阮逸序

中說十卷 明正德刊本 錢氏舊藏

隋書通鑑 宋阮逸註

王福時序 正觀二十二年

阮逸序

帝範一卷 舊抄本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御製序

素履子三卷 明嘉靖刊本

唐將仕郎試大理評事張弧撰

帝學入卷 舊抄本

左朝散郎試給事中兼侍講充實錄修撰兼

國史院修撰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 臣 范祖禹

上進

帝學一篇元祐中太史范公勸講金華殿取帝
王務學求師之要自宓義迄于我宋釐爲八卷
上之玉音嘉納緝熙光明於斯爲盛其五世孫

擇能宰高安刑置縣齋未幾散逸戶曹王牒汝
泮一日訪得元本因俾鋟木以補道院之闕庶
永其傳嘉定辛巳季夏望日青社齋囑書

建炎四年七月日朝散大夫試禮部尙書

臣謝

克家等劄子奏臣等伏見故翰林學士范祖禹
當元祐中終始實在經筵所著唐鑑既已進御
外有仁皇訓典及帝學二書有益治道可備睿
覽今祖禹之子前宗正少卿冲寓居衢州伏望
聖慈下本州給以筆札令冲勘讀投

丁缺

宋徐積撰

右節孝先生語一卷得之番陽洪公紫微手抄
舊以東坡先生志林語冠于首因以呂氏童蒙
訓語附其後槩之臨汝郡庠嘉禾已槩先生文
集茲錄雖燕間咳唾餘一語一言足爲後學警
策如云治身以誠爲本先生所得於安定胡公
者蓋終其身而無愧至極論諸葛武侯之平生
與汲直之素立又先生所忻慕而自處者用否
雖異君子謂其志則同其因讀貨殖傳而悟爲
文之法若有異者攷其說以簡易渾成爲主學

者毋以異末之乾道己丑季冬望日教授永嘉
許及之書

河南程氏遺書二十五卷附錄一卷 明成化刊本

宋朱子總

朱子跋 乾道四年

重刊二程全書六十五卷 明弘治刊本 瑣川吳氏
舊藏

宋朱子總

無名氏序 弘治戊午

陳宣跋 弘治戊午

源樵問對一卷 朱刊本

宋張敬

郡齋讀書志漁樵問對一卷張載撰設爲問答以論陰陽化育之端性命道德之奧云邵氏言其祖之書當考

晁氏儒言一卷 明嘉靖甲寅刊本

宋澶淵晁說之以道

慶元己未校官黃汝嘉刊

童蒙訓三卷 仿宋刊本

宋呂氏本中居仁

昉兒時侍鄉長老嘗從旁竊聞所謂呂氏童蒙

訓者其間格言至論粗可記者一二稍長務鑽
屬舉子業而親舊几案上亦不復有此書矣世
道之升降於此可佔也客授金華太守正公先
生語次及之且曰昔先公何以訓子姓某初在
傅日誦習焉將求善本刻之學宮或太史祠中
使流布于世昉因從與成之曰書出於呂氏刻
於祠堂宜也會公有民曹之命迺出錢五萬以
從初約呂兄巽伯喬年家所藏本最爲精密前
此長沙郡龍溪學皆嘗鈔本而譌舛特甚正公
所誦習者未知何所從得也初舍人呂公以正

獻長孫遠事元祐遺老與諸名勝游瀛源所漸
者遠渡江轉徙流落之餘中原文獻與之俱南
因卽疇昔所聞見者輯爲是編倉部旣手寫而
藏之異伯又是正而刊之庶幾可以傳矣書之
所載自立身行己讀書取友撫世醜物仕州縣
立朝廷綱條本末皆有稽据大要欲學者反躬
抑志循序務本切近篤實不累於虛驕不發於
高遠由成已以至成物豈特施之童蒙而已哉
雖推之天下國家可也異伯屬記始末因輒附
所聞於其後是亦正公之志焉爾公名壽雋字

眞長文定公之嫡長子云嘉定乙亥中秋日四
明樓昉謹書

紹定己丑郡守眉山李稟得此本於詳刑使者
東萊呂公祖烈因假木于玉山堂以惠後學

上蔡先生語錄三卷

明刊本

宋曾慥胡安國錄論

夏佐詔

嗜藝讀上蔡先生語錄病其訛舛嘗徧求抄本
校之雖粗正一二而不能盡得其舊者謹存之
以俟乎其人中論堯夫易數甚精一節唯有近
事當面可驗云云而以上廿四字諸本皆無知

爲抄錄之禍因取以續之而右復有衍紙約當錄百言而闕者則漫無所攷焉語之見於他書者雖多固不敢妄以補矣然先生之齋得之師傳之真而發于體驗之餘皆後學法程而非世之徒爲文辭者比其或稍有過高而後之論辯之者又皆以推立言之初意而謹夫毫釐之差之戒寔先生之忠臣也輒敢增入使讀者不惟易於知言而必求先生造詣之地不惟以先生爲的而要其歸於聖賢之域焉則亦未必非先生之意而僭妄之罪固未敢自貸云崇陽王疇

謹識

汪正序 正德癸丑

許引鳳序 正德甲戌

龜山先生語錄四卷後錄二卷 元刊本

宋延平陳淵幾與羅從彥仲泰建安胡太原
進所錄楊時語也

上錄乃得道學之君子科目可少乎
哉先生嘗受學於明道先生及辭歸明道送出
門語諸生曰吾道南矣其爲明道所重如此先
生平日著書甚多嘗以年譜求之見其自少至

老無一念不在於斯文如請追荆公王爵器
配旨夫子闢新經字說之非且欲毀劈三經板
抑邪說衛正道厥功不在孟氏下晚年一出人
猶不免有責備之議惟胡文定之言曰當時若
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嗚呼此公言也老蔡以
權奸誤國末年乃因張柔直收召先生要是天
欲開洛學於東南故借柔直之口以發其機老
蔡非眞知先生者也使京聽柔直之言者天也
余子庭玉來長龜山余昨日偶來按年譜求先
生所著禮記列子解不可得家傳僅有語錄余

深以不得盡見先生所著之文爲恨又以先生
語錄一書巋然如魯靈光獨存爲喜蓋嘗肅容
莊肅如飢得食如渴得飲太息而言曰寶屈產
之乘不若寶此書寶垂棘之璧不若寶此書此
書在穹壤間如桑麻穀粟之有餘味與其私藏
於家不若公傳諸世次山教諭趙公嘉惠俊學
心口相謀慨然以爲己任捐資繕梓式廣其傳
博雅君子用心如是其超出流俗萬萬矣時至
大第三春正月圓日古番前進士樂軒王龍蛇
序

直齋書錄解題曰龜山語錄五卷延平陳淵茂
吳羅從彥仲素建安胡太原伯逢所錄湯時中
立語及其子迥彙錄共四卷末卷爲附錄墓誌
遺事順昌廖德明子晦所集也

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 宋刊元修本

宋導江黎靖德類編

黃幹池州刊本序 嘉定乙亥

李性傳饒州刊續錄序 嘉熙戊戌

蔡抗饒州刊後錄序 淳祐己酉

吳壑建安刊別錄序 咸淳初元

黃士毅後序

黃士毅跋

魏了翁眉州刊本序

嘉定十三年

蔡抗徽州刊本序

淳祐壬子

王祕後錄序

淳祐壬子

朱子遺語之行於世也盛矣蓋本其舊者有三而從以類者二靖德嘗受讀而病其難也昔朱子嘗次程子之書矣著記錄者主名而稍第其所聞歲月且以精擇審取戒后之學者李公道傳之刊池錄也蓋用此法黃公幹旣序之矣后

乃不滿意蓋亦思夫讀者之不得其方也二公
之心其亦韓子所謂堯舜之利民也大而禹之
慮民也深者乎是以黃公不自出其所錄其後
李公性傳刊續錄于饒以備池錄之所未蔡公
抗刊後錄又益富矣然饒錄最後三家李公嘗
附致其疑而其四十二卷元題文說者以靖德
考之疑包公楊所錄蓋公之子尙書恢嘗刻公
所輯文說一編視此卷雖畧而饒後錄所刊包
公錄中往往有此卷中語是知謂爲公所錄亡
疑獨所載胡子知言一章謂書爲溺心志之大

辨者爲最疑忌後學使不知者謂爲先生語是
當削去亡疑而李公不能察也語錄之難讀如
此黃公之慮豈爲過哉語之從類黃子洪士毅
始爲之史廉叔公說刻之蜀近歲徽州又刻之
王公泌爲續類徽州又刻之昔張宣公類洙泗
言仁祖程子意也而朱子以滋學者入耳出口
之弊疑之魏公了翁援是爲學者慮當矣蔡公
乃曰論語諸篇記亦以類則議者亦莫能破也
然三錄二類凡五書者並行而錯出不相統壹
蓋蜀類增多池錄三十餘家饒錄增多蜀類八

九家而蜀類續類又有池饒王錄所無者王公
謂蜀類作於池饒各爲錄之後者蓋失之而今
池錄中語尙多蜀類所未收則不可曉已豈池
錄嘗再增定邪抑子洪猶有遺邪子洪所定門
目頗精詳爲力屢矣廉叔刻之不復讐校故文
字甚差脫或至不可讀微本附以饒錄續類又
增前類所未入亦爲有功惜其雜亂重複讀者
尤以爲病而饒後錄新增數家王公或未之見
未及收也靖德忘其晚陋輒合五書而參校之
因子洪門目以續類附焉饒後錄入焉遺者收

之誤者正之考其同異而削其複者一千一百
五十餘條越數歲編成可繕寫顧文字浩博猶
不敢謂亡舛誤覽者幸哀其劬而正之其或一
二字可疑則元錄之訛無別本可訂定固不得
輒改也諸公序語列之篇端合而考之黃公謂
歷千載而如會一堂合衆聞而悉歸一已所以
志學者之幸李公謂語錄與諸書異者當以歲
月先後求之亦確論也獨論記者易差而謂李
端伯猶爾則不然蓋以至大至剛以直爲句者
乃伊川之說端伯不誤也讀書之難豈獨語錄

朱子嘗言論語後十篇不及前六言六蔽不似
聖人法語是孔門所記猶可疑也而况後之書
乎讀者誠能服膺乎精擇審取之訓以爲讀語
類之法而又以滋入耳出口之弊云者爲讀語
類之戒則庶乎可與其學矣景定癸亥秋八月
戊申朔後學導江黎靖德書

李公性傳敘饒錄謂先生有別錄多譚炎興大
事未敢傳而亡於火猶幸存一二頃嘗問諸其
家則所云存者亦不存矣甚可惜也因讀蔡公
所刻包公錄凡四卷其一卷既與元題文說者

相出入而他三卷所言大抵多舛與間事疑卽
李公昔藏而今亡者但畧無互見於諸家之所
錄則與其子樞密所跋文說謂公所錄多且詳
與世所傳大槩無異故藏而不出云者不相似
樞密又謂公所錄已亡於建安之火不復存而
湯氏乃有藏本是皆不能使人亡疑焉者靖德
來盱江樞密甫下世恨不及質之也近歲吳公
堅在建安又刊別錄二冊蓋收池饒三錄所遺
而亦多已見他錄者併參校而附益之粗爲定
編靖德遺行郡事因輒刻之郡齋與學者共之

咸淳庚午正月辛亥靖德再書

案此宋咸淳刊本也間有元修之葉每葉二十
八行每行二十四字版心有字數每卷下有計
若干板等字黎靖德永嘉人淳祐間爲沙縣主
簿攝縣事清謹善理繁劇博學能文辭嘗修清
源縣志

兩宋樓藏書志卷四十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儒家類二

麗澤論說集錄十卷

朱刊本

朱子論語四入記後山師之說

伯父太史說經唯讀詩記爲成書後再刊定迄於公劉之首章尙書自秦誓上至洛誥口授爲講義其他則皆講說所及而門人記錄之者也伯父無恙時固嘗以其多舛戒勿傳習而終不

能止伯父沒流散益廣無所是正然其大義與指蓋猶賴是以存而此編則先君子嘗所哀憫不可以不傳也故今仍据舊錄頗附益次比之不敢輒有刪改若夫聽者之淺深記者之工拙則覽者當自得之喬季謹記

案此南宋刊本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版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名每卷有譙國戴氏藏書記朱文長印經農白文方印當湖小重山館胡氏遂江珍藏朱文長印戴氏無攷胡氏名惠堉平湖人道光中藏書家也

重刊無垢先生橫浦心傳錄三卷橫浦日新一卷

明刊

本

宋張九成錫于恕編

無垢張先生乃予之母兄諱九成字子韶頃爲
春官宗伯以議忤時相一斥嶺下十四年寓橫
浦僧舍平生無它好唯嗜書不厭雖塔庭間草
花敷榮春叢喧晝蕩流耳目曾不一動盼側首
晚年目昏立短簷下展卷就明向暮不已石間
雙趺隱然南安守張公見而嘆息標記于柱今
猶在也予與憲弟自幼承訓頗以警策別於羣

兒每一感念情不自制遂抱負琴劍徒三千餘里抵嶺下予既自喜得至舅亦喜予之來朝夕得侍座席講論經史難疑答問無頃息少置從容之暇則談及世故凡近人情合事理可爲學者徑庭者莫不條錄雖所說或與舊說相異皆一時意到之語不復自疑故名之曰心傳予後以思親歸季弟憲亦不憚勞遠奮然獨往其承教猶予前日也遂各以所得合爲一集初不敢以示人止欲訓家庭子姪耳予學生耶暉祖得數語纂爲所錄而士夫已翕然傳誦信知舅氏

一語一言爲世所重如此予老矣守其朴學固而不化往往不與時習投凡六舉於禮部而無成遂匿影林下時時提省此心不致爲窮達得喪所累以失其源流則亦無愧於吾舅平日之教矣故人刁仲毅來丞邑黃岩一日訪予於山間且道及昔時無垢講下從游之樂意甚欸適予亦於田夫野老間聽其歌謠知吾仲毅能推所學以佐百里之化皆醇和而篤寔簡約而寬厚使人愛而不敢慢使而不忍詐風猷肅然可嘉不謂其無所自者旣逢箇中人不復祕其藏

因出以示之卽欲在肅容敬誦不能已乃卓然
有言曰無垢先生所學皆醫天下士大夫良方
豈可收爲無用之藏願公俾我我當板行於世
與天下學士大夫共之使胸腹間苟有所病自
可隨病用方一投卽去所濟豈不博哉予欣然
抵掌曰此予志也因以授之遂書其略淳熙元
年七月一日錫于恕序

侍郎張公先生德行冠朝列議論妙天下凡學
術之見於訓註講解者無非發明六經之蘊而
心傳先聖之道眞學者之軌範當世之標準此

已廣行於世人人皆得而有之至若師弟子疑難問答微言奧義率皆剖抉無餘以啟迪龔替之言世蓋未有聞見之者予幼年侍官海昌寅緣得廁師席之末提耳之誨語汝之言所以作成愚不肖而使不爲小人之歸者寔有自來惟子稱兄穎脫不羣議論耿耿獨出衆人之上先生每當暇日招入寢室語必移時許以傳道而未究其說自兄云亡每以其學不傳爲恨予負丞黃山而同舍于忠甫昆季隱居方岩寔先生之甥頃嘗擔簦負笈不遠千里皆至嶺下其朝

夕之所親炙者所得尤更的切籍記五六萬言
編以成書予職事出郊因訪其廬忠甫以所集
示予且序而目之曰心傳錄如精金美玉粲然
溢目予喜見之肅容敬讀如親侍訓誨拳拳服
膺不忍釋手所以開明昏曠蕩滌茅塞者多矣
方知昔日先生告亡兄之言於是而盡得則理
與心會端若無間然者在于今日安敢泯其傳
耶雖然昔楊子雲作太玄世無知之者弟子侯
芭收而藏之且曰後世有楊子雲必好之卒如
其言流傳不泯今先生一話一言可以垂示永

久者願不待予而獲傳而忠甫兄弟家有記集
不以自寶樂與賢者共之予殊嘉其意焉因出
俸資且率同志相與協力命工鏤板置之縣庠
庶幾四方士子均受先生之賜而予與忠甫亦
無愧於先生也學生黃岩丞刁駿敬書集後

至書一卷 舊抄本

宋蔡元撰

至書者言乎理之極至者也天下之理中而止
矣堯舜禹之相授孔子孟子之相傳上下數千
百年而其言若出於一者天之降衷民之受中

理無二本故言無二致也然而理有體有用靜而無所偏倚者體也動而無過不及者用也體則虛明而無一善之不備用則該貫而無一事之不周聖聖相承其所以互相發明者雖或有議論詳畧之不同稱述名義之不一若夫根源之發旨趣之歸所以講明乎此理者則固同一本也三代之前上之所以爲教下之所以爲學則從事乎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若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不過使其由夫日用之常而已夫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而精微之

論不過數語當是時也風俗隨人心正本原不
差故士亦積學而造於自得自孟子沒聖人之
道不傳學者專記誦之工搦詞章之技博而寡
要勞而少功於是異端邪說得以乘間投隙言
道德論心性舍實取虛棄有語無以其似是而
易以惑人也是以天下靡然趨之其信之者固
入於老佛矣其疑之者亦入於老佛也其與之
者固入於老佛矣其攻之者亦入於老佛也混
泯芬芬以至於今天理民彝幾何而不至於淪
喪也哉嗟夫人惟無得乎此也是以有慕於彼

竊念古先聖賢之書所以持挈綱領闡究精微者非不明著惟其散諸簡策讀者不能會而一之是以窒礙而難通辛苦而無得私竊懼焉因遠取堯舜禹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書近述周子程子張子朱子之論天下之言理者無以加矣因是求之則知夫精粹純一溥溥淵深萬善所宗萬事所出而老佛之所謂虛寂者不待辨而明矣父子而親君臣而義夫婦而別長幼而序朋友而信藹然其和怡然其順而聖人之所謂典常者固可勉而至矣昔者嘗聞之父師

曰世道既降邪說交作人心不明苟不先示木
原鮮不誘於異端而陷溺之者此書之輯皆極
至之理其庶乎所謂本原者歟聖言深遠未易
測識擇之未精錄之未備同志其損益之若夫
力行之序則自下學始日用常行之間卽道體
精微之所在學者不可不勉焉嘉定戊辰正月
望日建安蔡沈序

秦府重刊序

嘉靖丁巳

孔子集語二卷

抄本

永嘉薛據纂

聖人之道至大矣其猶天乎三光二氣經其常
雷霆風雨霜露緯其變斯人由之而不自知知
之而莫能盡子曰予欲無言吾無行而不與二
三子者然則當時鑠仰之淵騫蓋亦僅得之耳
目所接耳及夫逍遙曳杖之歌作而金聲玉振
之響不嗣則其一話一言之記載尙左尙右之
彷彿轉相授受奚止百家漢承嫂秦滅學之後
逮景武之世其去孔子未遠也去曾子未遠也
去子思孟子又未遠也董仲舒對策獨推明孔
氏令學者知所統一方是時有韓嬰者與董生

齊名學詩著詩內外傳數萬言多引孔子言行以爲之證仲舒所引悉與論語合嬰所載頗與荀子同又有曾子大戴禮孔叢子所取可謂備而傳之矣及長讀左氏公羊穀梁荀卿列禦寇韓嬰劉向等書其所記者益衆惑滋甚焉設以爲孔子沒諸弟子追思料簡止以學而以下二十篇爲確耶則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當時蓋擇之精矣豈傳僞者哉遂取諸書所載哀而聚之日累月積寢成篇帙而見於曾子大戴記孔叢子家語四全書與夫載於左氏莊周

列禦寇荀卿者皆不與而錯見於漢儒諸書者
錄之其草創也訂之丞相克齋游先生先生曰
嘻夥哉子勉成之時禮部侍郎蓮徑東明二曹
先生十餘年間列官秘府遂得借書以閱辛卯
火秘書之藏逸矣古書有不得盡見者屬南宮
下第乃詮次此書爲二十篇題曰集語以畢其
志世有得而讀之者其猶兌之戈和之弓垂之
竹矢在金櫝云淳祐丙午孟夏庚申朔永嘉薛
據叔容父序

中書省看詳所進孔子集語狀大中大夫尙書

刑部侍郎兼給事中兼太子諭德徐經孫朝議
大夫中書舍人兼國子司業常挺通議大夫尙
書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侍講
劉克莊等准尙書省送下朝奉大夫祕書監兼
太子侍讀謝子強等狀申乞爲收藏迪功郎浙
東提舉司稽山書院山長薛據所進孔子集語
令本省看詳克莊切見近世伊洛門人各記其
師弟子問答之語謂之語錄或者又纂輯諸家
所記彙次爲朱氏張氏語畧不厭其詳且盡也
論語一書乃孔門高弟記其師弟子問答之語

然孔氏之言滿天下薛據采摭夫子之語不載於家語與夫莊周列禦寇荀卿所未錄或散於諸子百家之書者集爲二十篇名曰集語其尊師嗜學之志賢於學伊洛者遠矣此書有益學者委可嘉尙如蒙激賞念其行誼之美著書之勤非泛泛比察克莊等惓惓公舉之意見之擢用可爲尊經立行者之勸仍將所進孔子集語付秘書省收藏克莊等不勝幸甚伏候指揮景定元年五月十三日尙書省劄薛據行誼之美著書之勤特與陞擢差遣其所進孔子集語付

秘書省

潛室陳先生木鐘集十一卷

明宏治刊本

宋陳埴撰

志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善待問者如撞鐘朋友
講習不可以無問也問則不可以無復今之不
善問者徒先其所難後其所易取其節目之堅
乃欲一斧而薪之不少徐徐以待其自解則匠
石從旁而竊笑之矣至其待人之問者或小叩
之而大鳴或大叩之而小鳴不待其再至而亟
盡其餘聲或餘之未盡而恣其人之更端焉然

則是鐘也其必州鳩氏之所棄者乎余非待問者顧諸友方持班氏之斧以運成風之巧乃欲以空中之物隨酢焉其不哆然肆黠然啞者幾希矣或曰空故能聲虛故能應壞木之竅穴而萬籟出焉物固有然者矣余有感於斯言也取二物因命之曰木鐘焉子幸有以問余余方以問子永嘉潛室陳埴題

類編標註文公朱先生經濟文衡前集二十五卷後集二十五卷續集二十五卷 明刊本

宋樓齋書志

朱吾弼序 萬曆丙午

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四十三卷 宋刊本

宋真德秀撰

臣始讀大學一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歎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亦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

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
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槩以傳記目之
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者言治者亦不以望其
君獨唐韓愈李翱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
篇而立朝論議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
此書者惟愈及翱而亦不知其爲聖學之淵源
治道之根抵也况其他乎臣常妄謂大學一書
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
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爲章句或問以析其義
甯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願治之

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爲治之序爲
學之本洞然於胸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
是書者故剝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于是編而
先之以堯典皋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
者見前聖之規模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
子荀况董仲舒楊雄周啟顧之說者見後賢之
議論不能外乎此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
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
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
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繆

乎此者也上下數千載間治亂存亡皆繇是出
臣故斷然以爲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
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爲用力之地蓋明
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
之要也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謹
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重妃匹嚴內治定
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四者之道得則治
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
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鑑炳然可觀昔者
入侍通英蓋嘗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屏居無事

乃得緝閱經傳彙而輯之賦畝徹忠朝思暮釋
所得惟此祕之經衍以俟時而獻焉其書之指
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
推行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 臣德
秀謹序

進大學衍義表曰 臣德秀言伏惟九月十五日
尚書省劄子爲 臣具奏乞投進所撰大學衍義
奉聖旨令疾速投進者伏以汗竹雖屢何補聖
經之奧食芹欲獻誤蒙天語之溫以十年纂輯
之餘欣一旦遭逢之幸 臣德秀惶懼惶懼頓首

頓首惟大學設入條之教爲人君立萬世之程
首之以格物致知示窮理乃正心之本推之以
齊家治國見修己爲及物之原曾子之傳獨得
其宗程朱以來大明厥旨迨師儒之繼出有章
句之昭垂臣少所服膺晚而知趣謂淵源遠矣
實東魯教人之微言而綱目粲然迺南面臨民
之要道曩叨侍從論思之列適當姦諛蒙蔽之
時念將開廣於聰明惟有發揮於經術使吾君
之心炳如白日於天下之理洞若秋毫雖其尙
雜進于堯朝豈魑魅能逃于禹鼎不量菲薄欲

效編摩遽罹三至之譴徒結九重之戀既投閒
而致散因極意以研精畎畝不忘君每倦倦於
報上藩牆皆置筆幾矻矻以窮年首剝聖賢性
命道德之言旁采古今治亂安危之迹必提其
要皆聚此書凡諸老先生之講明粗加該括於
君子小人之情狀尤極形容載瞻海嶽之崇深
期效涓埃之裨補茲蓋恭遇皇帝陛下乾旋坤
運日就月將於緝熙單厥心基命適隆於成后
念終始典于學遜志克邁于商宗方將切磋琢
磨而篤於自修定靜安慮而進于能得事欲明

於本末理期貫於粗精道粹成編冒厘清燕止其所止願益加止至善之功新以又新更推作新民之化臣干冒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所撰到大學衍義四十三卷并目錄共成二十三帙用黃羅夾裱封全謹隨表上進以聞臣德秀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

尚書省劄子中奉大夫新除權戶部尚書真德秀劄子奏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本之一身者體也達之天下者用也堯舜三王之爲治六經孔孟之爲教不出乎此而大學一書山體而

用本末先後尤明且備故先儒謂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蓋其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者體也其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用也人主之學必以此爲據依然後體用之全可以默識矣恭惟陛下有高宗之遜志時敏有成王之緝熙光明卽位以來無一日不親近儒生無一日不講劘道義自昔好學之君未有加焉者也臣昨值龍飛之初獲陪講讀之末嘗欲因大學之條目附之以經史纂集爲書以備清燕之覽匆匆去國志弗

之遂而區區憂君憂國之念雖在畎畝未嘗
少忘居閒無事則取前所欲爲而未遂者朝夕
編摩名之曰大學衍義首之以帝王爲治之序
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治莫不自心身始也
次之以帝王爲學之本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
爲學亦莫不自心身始也此所謂綱也首之以
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格物致知之
要也次之以崇敬畏戒逞欲者誠意正心之要
也又次之以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又
次之以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

之要也此所謂目也而月之中又有細目焉每
條之中首之以聖賢之訓典次之以古今之事
迹諸儒之釋經論史有所發明者錄之臣愚一
得之見亦附焉雖其銓次無法論語無取然
人君所當知之理所當爲之事粗見於此陛下
親政之始而臣書適成爲卷四十有三爲帙二
十有二輒因召對冒昧以聞伏望聖慈察臣一
念蒙君之鑑矜臣十年用功之勤特降睿旨許
臣投進而陛下於機政之暇講讀之餘賜以覽
觀其於體用之學不無秋毫之補取進止玆月

拾肆日三省同奉聖旨疾速投進

右劄送新除權戶部眞尙書端平元年

中書門下省時政記房申狀翰林學士中奉大
夫知制誥兼侍讀眞德秀照對德秀九月十三
日蒙恩內引奏事乞將所撰大學衍義一書投
進面奉玉音賜允繼奉省劄備奉聖旨疾速投
進遂於十月初二日具表於通進司進入次日
後殿聚講恭被聖諭卿所進大學衍義一書有
補治道朕朝夕觀覽德秀下殿拜謝而退又于
今月十四日輪當進讀大學章句既畢忽蒙聖

訓卿所進衍義之書便合就今日進讀德秀私
謂前所進本已納禁中必須令講筵所別寫然
後可以進讀遂以未辦爲對聖訓云已在此矣
卽見內侍捧元進第一第二帙在前德秀奏云
臣所纂集之書出於愚陋之見豈足以上裨聖
學兼臣初志正欲備燕閒之暇今乃誤蒙睿恩
令其進讀臣不勝感懼之至再拜祇謝訖因將
衍義序文進讀畢奏云臣之此序成於紹定二
年所謂俟時而獻者蓋待陛下親政而後獻也
若權臣尙在陛下未親大政臣雖欲進獻何由

徹乙夜之覽乃今何幸獲備進讀蒙天顏欣然
嘉納頌至申聞者

右謹具中中書門下省時政記房中書門下後
省樞密院掌聖語時政記房伏乞照會謹狀

案此南宋刊本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明以
後刊本削去乙集上各字若非宋本僅存不知
卽在讀書記之內矣

西山先生經進大學衍義四十三卷

明宏治刊緝字本

宋真德秀撰

真德秀序

進大學衍義表

尙書省劄子

中書門下省時政記房申承

邵寶序

弘治十五年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讀書記甲集三十七卷乙集十

六卷丁集八卷

宋刊本

宋眞德秀撰

西山先生讀書記惟甲乙丁爲成書甲丁二記

近年三山學官已刊 乙記上則大學衍義是

其下卷未及繕寫而未

于家學者

罕見之漢來建安諸於先生之嗣子仁夫右司
傳鈔以來手自校定釐爲二十二卷將欲刊之
倉臺適瀾之郡文學吳應丑以書來曰願得
木併刻以備一家之言乃投之而助其
費之半漢時昔從先生遊實同述作之大指
每竊妄論記中惟乙記最爲世聞奇偉未嘗
有之書先生旣以衍義上之帝所讀之經惟獨
輔治之法旣不及見諸行事而塵編蠹簡久禁
屋壁乃今出而流布使夫有志於尊主庇民者
讀是書蚤正而素講一日當大任据于轍而施

四事真儒之效庶幾復見於天下是則先生
之學與天地相終始豈其平日至大至公
之心也哉綱目訖于五季而藁本僅至李文饒
今不敢輒補又元藁固有附注別說者乃漢
一時所見先生未及有所去取今皆削之觀於
初藁者其無所疑云開慶改元十月初吉門人
番陽湯漢謹書

監雕迪功郎福州福清縣學主張桂提督奉
議郎通判福州軍州事兼西外宗正丞黃巖孫
提督奉議郎特派差福建安撫司參議官仍釐

務涂

案此宋開慶元年福州官刊本每葉十八行每
行十六字雙行每行二十四字字體方勁有歐
柳筆意

眞文忠公政經一卷心經一卷

宋刊宋印本 孫考
翼舊藏

宋眞德秀撰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心經一書行於世至徽禁
中靖平乙未夏五 公薨後兩月 從臣洪公
舜俞咨變在經筵上出公心經曰眞某此書朕
乙夜覽而嘉之卿宜爲之序洪公退嘗與邁言

至相顧隕涕既而洪公亦告瘁不知是書嘗序
與否也今所謂政經者乃先生再守溫陵日所
著邁時分敷唯邛鄉友趙時棣宗華爲法曹朝
夕相與親炙琴瑟書冊之側遂得此經寔在四
方門人之先而四方門人亦未必盡見之宗華
令大庾鉅梓縣齋以一帙見畀且俾序于帙端
邁竊謂天下之書多矣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
所闕者亦多先生所著之書鑿鑿乎桑麻穀粟
之不可闕者也惟心經所以爲開天理迪民彝
之大本惟政經所以爲續天命救民窮之實用

心經可以接伊洛之正傳衍朱張之遺學政經則自體以達用舉而措之事業小則爲程純公晉城縣譜次則爲富文忠公青州郡譜大則爲韓忠獻公司馬文正公嘉祐元祐之相譜烏乎國民亦勞止有民社者當於心政二經佩服而力行之則民瘼庶其有瘳乎國脉庶其有永乎淳祐二年月正人日門人王邁序

右心經西山先生據聖賢格言自爲之贊者也先生之心學繇考亭而溯濂洛洙泗之源存養之功至矣故其行己也上帝臨女可以對越而

無媿其臨民也若保赤子痒癢疾痛真切於吾身其立朝也憂國如飢渴所言皆至誠惻怛之所形而非以術直也其將勸講若齊戒以交神明而冀其感悟也迫退而築室粵山之下雖宴息之地常如君父之臨其前其著書皆本於中庸大學雖遊戲翰墨一出於正也然猶夜氣有箴勿齋有箴敬義齋有銘晚再守泉復輯成是書晨興必焚香危坐誦十數過蓋無一日不學亦無一事非學其內外交相養如此若愚老將至矣學不加進然尙竊有志焉手抄此經畫誦

而夜思之庶幾其萬一復鈐板于郡學與同志
勉云端平改元十月既望後學顏若愚敬書

案此南宋刊本每頁二十行每行十八字語及
宋帝或提行或空格版心有刻工姓名卷首有
孫氏鳳卿臣馮翼兩白文印蓋明孫鳳卿藏書
也

黃氏日抄分類九十七卷

舊抄本

宋 慈溪黃震東發編輯

沈達序 至正三年

歸宋樓藏書志卷四十一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儒家類三

先聖大訓六卷

明刊本

宋明州楊簡書並註

世稱先聖謂孔子簡無惟先聖大訓自論語孝
經易春秋而外散落隱伏雖間見于雜說之中
而不尊不特有訛有誣道心不同昏明斯異毫
釐有間雖面觀無觀明告莫諭是無惑乎聖言

則一而記者不同也又無惑乎承舛聽謬遂至
于大乖也夜光之珠久混沙礫日月之明出沒
雲氣不知固無責有知焉而不致其力辨義也
是用參證羣記聚而爲一書刊誣闕疑發幽出
隱庶乎不至滋人心之惑非敢以是爲確也敬
俟哲人審訂胥正明州楊簡敬仲書

張翼軫序

萬曆乙卯

陳其柱序

又

聖門事業圖一卷

朱刊本

宋百鍊真隱李元綱撰

欲窺聖人之門牆所造之道有四焉曰明曰習
曰存曰覺是也明則知之必當習則行之必熟
若夫存覺則仁矣知而能行是猶適燕而北轅
其所趨雖有遲速之不同終亦必至而後已苟
終日談燕而駐足則亦安能至哉此版築之學
所以有行之惟艱之說也雖然始條理者知之
事也有知之士則必知之明擇之精苟未知而
力行是猶適燕而南轅縱復疾馳心幽并而足
吳越未見其能至也此大學之道必以致知爲
先焉予留心道學幾三十載食息研究不忘粗

亦知所趨向矣於是列爲十圖共成一編以示
同志蓋欲咸知聖門事業之所在而不失其所
趨向也因目曰聖門事業儻知之有所未盡幸
無惜告教之乾道庚寅百鍊真隱李元綱國紀
序

孟子曰仁人心也則仁之爲言得其本心而已
心之本體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寂然不動
敬以直內與天地相似與鬼神爲一無一息不
存無一物不該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鑑之明
不蔽以垢初無過與不及所取準則以爲中者

本心而已由是而出無有不合故謂之和學者
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反求吾心則知與天地
萬物本同一體何以驗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
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乍見之時其心怵惕
者由物之體傷於彼而吾之心感痛於此則仁
之體顯矣自此而親親自此而仁民自此而愛
物皆其本心隨物而見者然也惟其粘於葢然
之形體常有私意小智撓乎其間所發遂至於
出入不齊而不中節天之所以降衷民之所以
受天地之中者失而不守吁可憐哉此子思所

以有謹獨之說也蓋謹獨者所以執中也亦聞
前修之論謹獨乎獨非交物之時有動於中其
違未遠也雖非視聽所及而其幾固已瞭然心
目之閒矣其爲顯見孰甚焉雖欲自蔽吾誰欺
欺天乎方其喜怒哀樂發而未遠意必固我微
見其端安危存亡之機繫焉要當覺之於始萌
復之於未遠措心積慮常務執中戒謹恐懼惟
恐失之逮其察乎人倫明乎庶物庸言之信庸
行之謹自然發而中節也感而遂通也義以方
外也莫非順性命之理也自此而不息焉則上

天之誡無聲無臭可以循致矣嗚呼此道甚明
學者昧焉終日營營而不知有是道窮人欲而
滅天理無足怪也殊不知古之君子莫不於喜
怒哀樂未發之前以養中於喜怒哀樂始發之
際以執中然後發必中節動無不和六經之說
語孟之言皆所以明斯道也所學未嘗不在於
是所行亦未嘗不在於是亦未有捨是能至聖
賢者也予恐後學未知此道故作圖以示之集
說以明之有志之士幸無怠焉乾道癸巳仲秋

旦日錢塘李元綱識

北溪先生字義二卷附嚴陵講義一卷

明弘治刊本

宋陳涪撰 門人清源王雋編

道德性命之蘊陰陽鬼神之秘固非初學所當驟窺苟不先析其名義發其旨趣使之有所嚮望則終日汨沒於文字白首不知其原者諸老先生雖慮學者居下而窺高然其所以極本而窮源發蘊蘊與以示人者亦未嘗有隱也然皆隨叩而應或得其一二而無以會其大全學者病焉臨漳北溪陳君涪從文公先生二十餘年得於親炙退加研泳合周程張朱之論而爲此

書凡二十有五門決擇精確貫串浹洽吾黨下
學工夫已到得此書而玩味焉則上達由斯而
進矣學者往往未見溫陵諸葛珏來莆一日是
書恨見之晚歸謀之禾嘉趙崇儒鏤板以惠同
志俾莆田陳宓爲之序云

林同跋

新刊音點性理羣書句解二十三卷

宋麻沙刊本
吳兔牀舊藏

宋熊剛建安後學熊剛大集解

自識曰己上近思錄十四卷迺文公朱先生東
萊呂先生潛熙乙未夏於寒泉精舍相與其讀

周張二程之書歎其廣大閱博惟初學不知所入因其撮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集爲是編以謂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得此玩心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續錄十四卷乃覺軒蔡先生髮髯文公纂集之遺書卽其格言依其門類編集別集十四卷亦覺軒蔡先生編集南軒東萊二先生格言學者得是一編上泝濂洛近酌考亭與夫南軒東萊之浩博閱辭奧語盡在是書

東宮備覽六卷

明抄本

吳枚菴舊藏

宋陳模撰

改官省劄 勅會祕書監正字陳模經行俱優久
在館閣近進東宮備覽有補儲德正月二日三
省同奉聖旨特與改合入官

告詞 勅具官

模

朕盛四庫之藏以儲四方之彥

俾讀未見之書以殖有用之學匪徒以是正文
字爲功也爾經明行修齒宿才壯久和鈔而寓
直第仰屋以著書會粹成編以廣儲學奏篇來
上朕甚嘉之昔溫嶠獻侍臣箴於晉太子當時
號爲洪益今爾所作非特嶠比也更秩之寵庸

旌爾勤往服殊恩毋替厥業可特改承事郎依
前守祕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寔錄院檢
討官兼莊文府教授

進東宮備讀表迪功郎守祕書省正字兼國

史院編修官寔錄院檢討官兼莊文府教授臣

陳模進臣某言安宗社定人心慶儲闈之登建

道間學尊德性往古訓之旁求皇惟海岳之高

深不棄涓埃之微細輒殫一得期補萬分臣某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如日照臨

法天剛健改絃易轍將圖千歲之安主鬯承祧

庸正萬邦之本繇政事紀綱之復振見賢聖仁
孝之益彰八柄詔王有左禹右皋之佐四海仰
德無南蠻北狄之憂凡偃武修文寧謐之功皆
問安侍膳從容之助天下既陰受其賜邦家其
永孚于休惟得人之爲難宜愛子之愈篤教尊
官正己嚴擇傅以隆師見博智明亦必驗今而
考古臣迂愚未學樸直孤忠濫陪渠觀之下陳
莫報乾坤之大造愛君憂國不勝賦畝之情記
事纂言未免燈窗之習凡歷代遺編之所載暨
聖朝累葉之相傳舉其宏綱加以臆說少贊進

修之益仰塵聞燕之觀左右前後皆正人因何
資于慰慮詩書禮樂崇四術願多識於前言臣
今所纂集名曰東宮備覽共六卷釐爲二策謹
奉表投進以聞冒瀆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昔人洞簫釋奠之有頌龍樓侍臣之有箴翼善
有記贊道有賦凡所以爲風貳君設也然大率
病於詞華勝而紀載略亦有上五百篇之書號
搖山玉彩以資青宮之觀覽者矣殆不過採摭
古今文章之富而亡補於國政之理亂是則著

書纂言豈不夏乎其難哉祕書國史陳公比職
兼宮講是編之進啟沃帝心宏益儲德其條列
爲二十且拳拳以擇嬪妃簡宮寮謹游習二者
爲當今之急務嗚呼大哉言乎真通今博古之
學愛君憂國之忠發露而不能自隱者也其事
豈直漢晉唐諸臣之比哉是書寶之東宮藏之
祕府天下學士可聞而不可見益幸於公有先
世舊且辱公之知近出別槩以示予因再拜請
得授木以衍其傳斯文一出學者因知公之所
以爲潛龍進德居業之地者深矣我朝英宗之

居貳也吳公充亦以宮教進宗室六箴今攷其
條日不過視聽好學進德崇儉數事而已當時
書于御屏且以爲監矧公所作旡吳公尤爲加
詳異時儲學之輯熙宗祏之長久公之勳德詎
可量哉予因是略記 實于卷 夫會粹之
精勘編次之本末亦旣見於一札之褒嘉與公
之自序云爾

吳氏手跋曰乾隆甲辰秋日借長塘鮑氏本句
張生雲瞻錄十月五日告竣漫記歲月于卷尾
枚菴

朱子讀書法四卷

舊抄本

宋張洪齊原同編

聖賢之書聖賢之言也聖賢之言聖賢之意也
學者學爲聖賢而已既爲聖賢之學必將因其
言以求其意得其言而未得其意者有矣未有
不得其言而得其意者也傅說之告高宗曰學
于古訓乃有獲吾夫子亦曰好古敏以求之何
必讀書然後爲學見哂於聖門也宜哉阜夔所
讀何書世率以斯言藉口豈知帝王盛時化行
俗美凡塗歌里詠之所接聲音采色樂舞之所

形西端應對冠昏喪祭之所施莫非修道之教
固不專在書也三代而下古人養德之具一切
盡廢所恃以植立人極者惟有書耳此書之不
可不讀也然讀聖賢之書者爲不少矣鮮能至
於聖賢者讀之無其法也漢唐說義理如說夢
其間大儒言正心而不及誠意言誠意而不及
致知格物法之未立學者將安適從乎故以了
悟爲高者直謂格言大訓爲胸中之障礙書且
無取何取於法以記覽爲工者又不過誇多鬪
靡務以榮華其言希世取寵而已法於何有過

猶不及等之爲無得於道也不有先覺何以淑
其後紫陽夫子生於建炎庚戌上符洙泗之運
遠紹濂洛之傳吐辭爲經家藏人誦言滿天下
皆法言也然門人輔公所編讀書之法所以呼
迷途而飭雅昧者尤爲深切著明甲寅便殿奏
疏拳拳以爲食芹之獻直謂此愚臣平生艱難
辛苦已試之效雖帝王之學無以易之豈苟云
乎哉洪嘗與親長德勝齊君增多而臚列之鄉
友王君復盡索紫陽諸書做爲後編輯又同爲
之編定於是首尾具備條貫秩然學者儻慨然

知俗學之可厭聖學可傳於文公之法信之篤
行之果使精神之背契如師友之相逢以此而
讀書其亦異乎人之讀書矣聖賢之意如日杲
杲豈待單傳密付而後有得於道哉咸淳乙丑
洪分教四明齊君適游東浙益相與商確是正
其書乃成嘗謂此書之行可使人人知道人人
爲聖賢而受用之淺深則在夫人之信向之分
數耳洪一日袖呈師帥大參西澗先生先生捧
誦驚喜謂足爲後學指南不負先儒真切誨人
之意助費召匠亟命鉸梓與學者共之吁聖人

復起不易文公之言文公可作所以誨人者不
過如此此義之存上帝臨汝是又非學者爲聖
賢之一助乎盍相與懋敬之哉雖然文公嘗謂
學不是讀書不讀書又不知所以爲學之道此
語殆有深意昔潘氏磨鏡帖云僕自喻爲昏鏡
喻書爲磨鏡藥當用此藥指磨塵使通明瑩徹
而後已若積藥鏡上而不使揩磨之功反爲鏡
杲豈非道理合下皆具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
通焉反身而誠萬物皆備豈拘拘尋行數墨閒
哉因取晦菴觀書有感二詩附于編首以發言

外之意云丙寅孟春後學番陽張淇拜手書於
鄞泮

讀書法者文公朱子之所常言而門人輔公漢
卿之所編集也嘉惠後學可謂至矣巴川度侍
郎正屬遂寧于和之校而刻之外舅雙澗張先
生家藏刊本原因得借觀天球琳琅不足喻斯
寶也但其閒疎畧未盡雜亂無倫者閒亦有之
則恐學者未能見之瞭然何以使其守之確然
哉故竊疑此漢卿草定而未修改之本原僭於
暇日與鄉親友龍山張君伯大因其舊文及取

文公之言此而漢卿之未錄者相與搜集附益
更易次第先定綱領以載書之所當讀之故與
讀之所當務之說復於中撮其樞要釐爲六條
曰循序漸進曰熟讀精思曰虛心涵泳曰切己
體認曰著緊用力曰居敬持志而著其說於每
條之下於是綱領條目粲然明白爲上下兩卷
蓋將按爲定式確遵謹守尙企及文公之萬一
凡我同志皆當從事於斯也竊嘗論之天下之
事莫不有法法莫不有要得其要而遵守之則
爲其事者雖與人同所以爲其事者實與人異

他日所就必有卓然非儕流之所及者末藝且
然而況讀書爲吾儒之大業乎秦漢以來知讀
書者眾矣然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務外
者爲誇多鬪靡其厭煩者爲獨觀大畧其平凡
暗翫者不過尋行數墨爲蠹魚爲書肆其邪僻
者聖讀而庸行其詭佞者則借聖言以文姦而
已求其下帷潛心如仲舒者已寥寥閉見況望
其如濂溪關洛諸老先生明聖道之蘊奧傳聖
心之精微乎是者彼非不讀書也讀書而不得
其法也惟我文公稟命世之才負離倫之識而

尤篤至於聖人之學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
反躬以踐其實而貫之以敬其窮理則以讀書
爲本其讀書則以六者爲法平日之所自務與
其所以教人每切切乎此雖致之聖君言之賢
相亦必欲其急先乎此此所以卓然能承道統
之傳成道學之秘盡發聖經賢傳之蘊大開天
下萬世之蒙也嗚呼盛矣豈非文公之讀書與
人同而所以讀書與人異固若是耶六者之法
有前賢之所已言者亦有前賢之所未及而出
文公之獨見者誠能確遵謹守罔有踰越則窮

理盡心修身齊家以至得時行道而極於堯舜
其君民莫不自是基之其功用豈淺哉抑愚謂
從古聖賢非不言讀書也而每教人讀書以窮
理則至文公而愈切關洛大儒亦非不言讀書
之法也而及於循序致精與先看易曉者之云
則是先生而始見其愈切者正如孔子多說仁
字之意其始見者同於孟子性善養氣之功學
者尤不可以不知也龍山君孝謹清修自幼用
心於聖賢之所謂學十五年前相與編類此書
咸淳乙丑原適留會稽而君職教四明郵傳如

織因得益加是正而更定之於是無復遺恨張君且欲刊之鄆泮以惠多士是豈徒此書之幸學者遵是法而力行之斯道其幸乎其年秋仲番陽齊熙充甫謹序於越之蓬萊閣

家山圖書一卷

舊抄本

僕人無功

治世龜鑑一卷

舊抄本

元蘇天爵撰

治世龜鑑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趙郡蘇公所編也大綱凡六曰治體曰用

人曰守令曰愛民曰爲政曰止盜綱各有其目
誠前知之龜不遠之鑑有志於治者宜無一之
可遺吾姑於六綱之目各舉其一以例其餘治
體之目九司馬公論牛僧孺而謂之誣今之論
治體者必不至如牛僧孺之誣用人之目十有
四歐陽公之論馮道謂其無廉恥司馬公以道
爲姦臣之尤今之用人者必不至用如是之人
守令之目有六曰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
精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此張九齡歸重於守令
者爲守爲令不可不此之思愛民之目六有謂

弛茶鹽之禁非所當先此范文正公之言也掌
大計者其可不思其所當先爲政之日十有一
而漢建武之詔所謂省減吏員者豈非當今爲
政之要歟而其止盜之目八舉夫子之言曰苟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又豈非人之至簡而易
行者歟予於龜鑑綱目非有所去取焉蓋各舉
其一而其餘無非可謂龜鑑者也蘇公著述之
行于世者有名臣事畧有文類於伊洛淵源錄
有序皆嘗得而讀之其明體達用之學實得之
魯齋先生許文正公云至正十二年壬辰之歲

夏月吉日三山林興祖謹書

昔者先王盛時紀綱法度悉備子孫得有據依以爲治號曰成憲舊章而君臣上下相與監觀三代以前保天命繫民心者憂勤惕厲不敢少忘以爲家法其制於未亂者如是故雖或孽芽共開而圖難於易爲大於細可以無患夫豈有一旦土崩之禍哉秦人學不師古取凡三代聖人所以維持天下之具與其深微之意悉蕩滅掃除之蓋不特燔經書殺學士爲足以亡其家國也自是以還創業者無所因襲守成者無所

持循而廟堂之籌策侍從之論思遂爲治亂安危之本其不可忽也明矣然歷代簡策所存忠言嘉謨曷可勝紀當其時或見用或用之而未究或遂不用得失具可攷知而自今觀之則其所善皆可以勸而所戒者無不可懲也若夫上下古今博觀約取以貽當世而示來哲庶幾聖賢經世之志一二有見則誠哉君子之用心已乎江浙行省參政趙郡蘇公嘗采經史百氏書切於治道政要者輯爲一編曰治世龜鑑至簡而不遺甚深而非激疏通練達而正大之規著

親切確實而公平之體存信爲謀王斷國者之
元龜寶鑑也民有言所貴於中國者以有上世
帝王以來千數百年之議論也漠然無所鏡攷
而徒肆其胸臆亦公之所爲深憂者乎公爲御
史知無不言持憲節以洗冤澤物爲已任參議
政府屹然不阿兩典大藩皆勤於庶事尤拳拳
焉以護惜國元氣爲心嘗奉詔宣撫京畿寶冠
諸道旁求民瘼秋毫無隱而酌理道之中正存
大體於幾微不迎合於前無顧慮於後雖用事
者若不見察而退居之日凡可以尊主庇民者

未嘗少輟其討論之工也蓋公學本先王而志存天下其見於行事者如此則是書之作豈欲託之空言者哉至正壬辰正月初吉諸生新安趙訪謹書

傳道四子書八卷 元刊本

○吳郡後學徐達左編次 凡顏子二卷曾

子二卷子思子二卷孟子二卷

道之大原出於天故道在天下未嘗亡也但有明有晦有行而不行耳有聖賢則明無聖賢則晦然得其時位則行失其時位則不行也自周

室東遷而上唐堯虞舜夏禹商湯文王武王周公當天墜之泰俱身得其位於是美人倫而成教化參天地而贊化育俾萬物各得其所此道之所曰明而行也周室東遷而下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子孟子繼作當天地之否皆不得其位於是師友相與講論仁義道德之學修己治人之事以淑諸人以垂諸後此道固明而不行也然則十二聖賢雖時有泰否位有得失道之大統寔相傳也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載諸六經如日月之昭明河岳之流峙古今學者其

尊仰之也若夫顏子聖門之高弟惜乎不壽又不授徒故無書之可傳曾子雖有書十篇蓋後人蹈襲不得其守約一貫之旨子思有中庸孟子有七篇雖聖賢之道不外乎是尙有言行見于傳記亦足觀也夫顏曾格言善行概見于經傳固宜會集以成全書宋儒劉子澄嘗編曾子而世變湮沒國初李純仁亦編顏子而未舉其要二人用心良可惜哉愚每披閱子傳蓋見莊列荒唐之言管商功利之說與夫百家之術皆有全書傳世而顏曾大賢獨何不然故達尤爲

之長太息也竊嘗論之道在天下固不因書之
傳否爲續斷也然天下之道必因聖賢而後明
聖賢之道亦必因書載而後傳六經四書無他
載道也故道與天地同始經書與天地同終者
爲愚不自揆每檢討羣書得顏曾思孟之嘉言
善行日抄月積凡數年會稽成編各立內外篇
目內篇載經書附以周程張朱大儒之格言外
篇載傳記附以諸子百氏之論述題曰聖門傳
道四子固於亞聖大賢傳道之統其敢繆談不
因光儒旨意以次序之也不敢示諸博學君子

庶幾好古之士便於檢討云耳吳郡後學徐達

左序

徐達左顏子序

徐達左曾子序

徐達左子思子序

徐達左孟子序

理學類編八卷 日本刊本

元臨江後學張九韶美和編輯

胡當序

張拱跋 洪武甲子

汪賓後序

南宋樓藏書志卷四十一